

梅庵憶語

胡先驕

編者按：作者胡先驕先生，為我國生物學先驅，民初担任南高、東大、中大教授（南高、東大、中大為我國著名學府之一，人才輩出）。「梅庵憶語」所記，有關學人史料，此稿為中大老教授阮毅成先生之公子阮大元博士，影印自美國史丹福大學圖書館，惜續文無法找到，蓋已成海內孤本矣。

一、梅庵之風景與歷史

余於民國七年秋應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聘為農業專修科植物學教授，郭校長秉文首次宴諸新任教授於梅庵，此具有鄉村風味竹籬茅舍之校園遂為勞生中最堪回憶之地，庵為一以茅蓋頂可陳列三四筵席之平房，四周繞以梅樹十餘株，

大約為明季之物，蓋其軀幹猶不及北平稷園元檜之雄偉，殆該處本有一六朝人所植之松不知何時死去，好事者乃植一檜以補之，遂相沿訛稱為六朝松耳。老檜之頂曾為雷火所擊，一枝拗折如虬龍，至為美觀。

榜曰梅庵，為前校長江謙所書，即以紀念前兩江師範學校校長臨川李梅庵先生瑞清者也。梅庵先生在清光緒朝廢科舉興學校時，創辦兩江師範學校，作育英才甚眾，至今遺愛猶存，清社屋時以黃冠終其身，以書法為世宗匠，平生不娶，品格清高，頗似林和靖，以梅庵為號，殆亦有和靖梅妻鶴子之意。兩江師範學校至民國二年改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校長乃就校園建一草廬為師生遊憩之所，而名以梅庵，此名教育家之名遂隨南雍而永垂不朽，亦快事也。

梅庵中雜卉甚多，除梅外則以杏花為美觀，杏之花期略後於梅，而樹高花密，色淡而煥彩若明霞，頗似東瀛之櫻花，東風轉煦，一夜勃發，晨起觀之，淡妝綽約如姑射仙人，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梅庵面臨一小池，池畔矗一老樹，人稱之為六朝松，實則為柏葉松身之檜也，其年亦僅數百

梅庵為校園，不但校長教授常集會於此，各級學生如有集會亦在此舉行，無集會時住一字房之教授與學生，茶餘飯後亦喜來在此盤桓，看花倚樹，清言相酬答，吾知在千百師生心中，梅庵之風景，畢生將挂夢不去也。

二、郭秉文校長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首任校長雖為江謙先生，然最為學生所愛戴，教授及社會所尊視者則為郭秉文校長。郭校長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哲學博士，江校長長校時，郭校長任教務長，佐江校長最為有功。嗣江校長以年老多病辭職，舉郭校長以自代。於是此溯源遠自明代之南雍，乃逐漸形成著名海內外之國立東南大學。

郭校長隸籍江陰，嘗肄業於教會學校，曾服務於海關，後乃自費赴美國留學，歸國後即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郭先生軀幹短而略肥，面時具笑容，吐語聲柔而稍雌，然慢緩明晰而悅耳，與之傾談即知其為幹才也。其接人以和，領導學生寬而有禮，處理校務井然有條，禮賢下士，延攬名師，對於發展學校計劃周密而具遠識，及與政府官吏社會領袖相周旋則又明敏圓到恰如

其分，無官僚政客之作風，故校內外翕然稱之。其與江蘇教育會諸領袖如黃任之沈信卿袁希濤諸氏接近及與江蘇督軍齊燮元周旋，實主持校政者不得不爾之事，不足為詬病也。然卒以黃袁沈三氏之力，而創辦商科於上海，齊氏且捐建一圖書館以紀念其父焉。

郭校長佐江校長創辦南高時，首設文史地部與數理化部，稍後則分年設立教育專修科、工業專修科農業專修科與商業專修科，各聘有名教授為主任，盡力延聘名教授，提倡沈潛樸實之學風，故不數年而南高之聲譽鵲起，於是籌改東南大學乃易於反掌，文史地部改為文科，數理化部改為理科，各專修科改為農工商教育等科，教師圖書設備略加擴充，但將學生修業期限延長一年而已。

郭校長主校政時，各部門亦不免發生爭執，但皆因各科負責人為欲發達各人之事業而爭取經費，初無派系門戶與私人恩怨介入也。郭校長為教育學家，自不免有偏重教育科之趨勢，故教育科每易多得經費以完成其計劃，而附屬中學小學又頗負盛名，經費自亦充裕，他科之主持人亦凌厲憤發欲擴充其事業，其能得外界之助者，固別有活動之方，其不能得外援而在校內又不能得到充裕之經費者自不免有怨言，郭校長周旋其間亦不易也。

郭校長出身教會學校，國學根柢不甚深厚，其延聘文科教授自不免有徒探虛聲之病，斗方名士往往濫竽於老師宿儒之間，故時時引起不滿，然究為小波瀾，與日後之易長風潮無大關係也。

郭校長亦時時延請校外名流來校講演或講學，梁任公之講學自為校中一大事，然如尹昌衡江亢虎之輩亦曾來校講演，則未免有貴耳之譏。尹之哲學宗教觀尤為荒謬，郭校長當時聆其言論，想亦不禁莞爾也。

郭校長一度曾經商務印書館治聘為總經理，然以東大成立不久，校譽之發皇正如旭日初升，而各教授又堅挽留之，遂謝絕商務之請，初不料乃敗於楊銓之陰謀，然至今舊日同僚與學生感恩念不置，其去思之深有非一般大學校長所能及者也。

三、劉伯明與陶知行

東大成立時，校務繁忙，非一人所能應付，郭校長乃聘金陵大學教授劉伯明為副校長。劉氏名經庶，伯明其字也，隸籍江甯，留學美國西北大學，治哲學，得博士學位，為虔誠之基督教徒，然遠於中國之哲學，於老莊哲學尤有深刻之研究，軀幹頹長，面容和藹，即之溫然，一望而知為修養有素之學者，與郭校長明敏幹練長於治事者有別。郭校長自聘得劉伯明為副校長後，校內之事悉以委之，而以全力對外以求學校之發展，劉氏以謙謙君子之風度，處事接物，一秉以誠，諸教授與學生咸尊禮之，東大風之養成，劉氏之功固不在郭校長之下也。

劉先生雖為基督教徒，而無教會氣味，國學造詣甚深，故與諸國文歷史教授甚為相得。西洋哲學為其專長，故了解西洋文化之精髓，而知汲引長於西文之學者，於是美國哈佛大學人文主義

白璧德教授之高足弟子梅光迪、張歆海、樓光來、吳宓，連翩蒞校任教授，不但為英文系開一新紀元，且以養成東大之人文主義學風焉。

劉先生不幸於十三年病逝，此與東大之打擊，乃遠在口字房被焚之上，為一不可補償之損失。翌年遂發生易長之風潮，而東大乃盛極而衰，劉先生若健在，雖未必便能遏止此風潮，然以其與各科系間人之友誼與公正誠懇處事之態度，必能減少各方之誤會，而與郭校長以無形之幫助。哲人其萎，誠東大之大不幸也。

陶知行與劉伯明之性格學養頗為不同，郭校長繼江校長任校長之職後，陶知行即繼郭校長任教務長，陶亦出身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其在南高任教務長時，年未滿三十，人頗精幹，但未成熟，其中西學問似均不深厚，然亦無甚招人厭惡之習氣，處事明敏，不失為一能幹之教育行政人才。但其言行在當時並無足以領導青年之表現，與之相處，固無不快之感，但亦不覺為一種優秀或偉大人格所吸引，其日後思想與行為之表現，在當時殊難於覺察也。

北伐告成，東大改組以後，筆者即從未與陶先生一面，亦人生遇合上一怪事，但知其創辦曉莊師範學校，以墨者之精神領導青年，頗博得社會之稱譽。其太夫人與夫人皆能刻苦以佐之，具見其實行之篤而能感召其家人。其由知行更名為行知，即求以行動印證其知識，自此點而觀之，彼或具有清儒顏李之精神，然曉莊運動並未樹立永久之基礎，以視梁漱溟晏陽初之成就尚覺不及。其思想雖左傾，然對於政治經濟並無明確之

主張，亦未能領導青年，造成一種力量，尤以與馮玉祥親近，至招明眼人之反感，終至一無所成，齋志而沒，殊可悲也。

四、文史地部幾個教授

南高初創之時，文史地部雖未聘得久享盛名之教授如林琴南、劉申叔、辜鴻銘等，然亦有耆儒寢學如王伯沆與柳翼謀諸先生，以樹立南高東大文史學之基礎，以曲學名家之吳瞿安則東大成立後始來校者也。諸先生中以王伯沆先生最為淵博而精於文藝，作者與之相處甚久，故知之亦最深。

王伯沆先生名濤，別號冬飲，江蘇溧水人，世居南京，故又籍江寧，然先生性嫉俗，對溧水人則稱籍江寧，對江寧人則稱籍溧水，少年時頗恃才傲物，於詩古文辭無不精擅，經學小學亦造詣甚深，亦精佛學，宗華嚴，善書法，大楷似錢南園，行書小楷則似何子貞，陳散原先生教諸子多聘名師，伯沆先生即彥通登恪之師也，師曾寅恪雖未受業亦師事之焉。辛亥革命後散原遷居上海，先生乃在龍蟠里圖書館任一末職，甚困窘，幾無以供菽水，至南高成立，乃任國文講席。

余來南高時，在一字房教員宿舍與先生比屋而居，乃得時與接談，獲益匪淺，余自歸國後在南昌與王簡齋然父昆季朝夕相處，競作宋詩，簡齋宗陳簡齋，然父則宗山谷，余則喜東坡，以追少陵與昌黎於近人則緒散原兼與海藏。及與伯沆先生游，則始讀鄭子尹之巢經巢詩，又得見先生手鈔阮大鉞之詠懷堂集與王震舉（軒）之西遊草乃漸領略大謝之境界，吳嘉紀之陋軒詩亦先生所

贈也。先生之詩秀美絕倫，得力於阮王二人不少，然評詩則不宗一家，能盡各家之窠奧，與之傾談，多所啓發，余作詩有進境，實獲益於先生之談論也。先生精於評論，雖以陳散原先生之雄於文，亦時作一二字之推敲焉。

先生作詩各體均擅長，然尤精於五古，余最愛其游焦山詩：如「焦山不滿眼，隱秀浮蓬壺，帆船造其北，微風綠蟻蠕。棲巖柏水飛，環甍肩不踰，裡碧梁高聳，江淮來委輸，汎沍鬱無聲，一噴碎羣珠……」，「松寥曉呼飯，客散江樓寬，散原脚不襪，冥對天風寒。觚齋澹蕩人，感歎在雲端……冥冥風揭簾，微微露侵欄，象小暗如几，倦眼時一看，似聞空外音，慄魂驚風湍」。「江山壯南戒，將歸造其顛，渾渾元氣包，高綠風掃天。佛光黯危樓，木末冷眼懸，坐見百變滅，沙鳥雲帆烟，吾身亦鄰虛，吸習煩塵煎……」皆奇秀入骨，洵遊焦山之絕唱，此次與會者有陳散原三立，俞觚齋明震，與陳蒼虬曾壽，各有佳作，然均不能出先生之右也。先生詩不多作，然皆極精妙，惜身後尙無人為之刊布遺稿，苟有散失，則中國文藝不可挽之損失也矣。

先生亦長於詞，宗張玉田。其講經學，不墨守窠臼，其講詩經，頗推崇詩經原始，曾講論語杜詩與莊子，講室內外無隙地，其能啓發學生之能力可見矣。先生又長於紅樓夢之研究，有手批本，惜未得見。先生年少時，嘗於妓館大講紅樓夢，其疎狂可想，先生不諱言之也。

先生為蘇州大成教黃先生之弟子，此則余所不解者，據先生云黃先生之修養已到孟子境界，

此教甚奇特，劉鶚鐵雲所著之老殘遊記曾記載之「鐵雲即其教徒，江西豐城之毛慶蕃（甘肅布政使）亦黃先生之門下也。」大人先生學者顧北面受教，則黃先生應有其過人之處，然其釋經又逾常軌，據聞其釋「三家者以雅微」，謂三家為大腸小腸膀胱，則非常人所能理解者矣。中國學者無科學訓練，又好神祕之事，遂走入有歧途如此者，亦憾事也。相傳大成教徒曾設法使黃先生與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晤談，竟不歡而散，至今教徒皆引以為憾云。

余北來後即鮮見先生，七七事變前一年先生偕金陵大學教授胡翔冬來北平省視陳散原，是為最後一次之會晤。民廿九年余內渡，微聞先生患風痺，然尙能作詩，曾在重慶見其五律二首。先生素清貧，抗戰役興，中央大學仍照常致送薪金，生事賴以維持，二子皆病肺夭折，有一姪甚聰慧，先生望其能紹箕裘，亦以瘵卒，先生乃不忍緝閱其舊稿而藏之篋笥中。先生身後家難疊興，孤孀弱女，茕茕無依，能否保存其遺書與著作，殊不可知，思之惻然。

柳翼謀先生名詒徵，江蘇丹徒人，少有才名，范伯子詩集中稱柳翼謀秀才者是也，工古文與詩，善作擘窠書，幾與清道人抗手，往往以漢賦手法作七古，雄篇巨製，王湘綺莫能相尚也。圓面修髯，善談論，聲若洪鐘，自來南高，主講中國文化史，三年而成巨著，開斯學之先河。當時北方之學風，以疑古為時髦，遂有顧頡剛所主編古史辨之發行，一般關於史學之研究，亦集中於史料或小問題之探討，於是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

正史可束之高閣，而洛陽伽藍記一類之書反認為不能不讀，南高東大之史學在柳先生領導之下，則著重在史實之綜合與推論，其精神與新漢學家不同，此則柳先生之功也。

東大易長風潮發生，柳先生為反對郭校長一主要人物，自胡敦復失敗以後，柳先生不能不脫離東大。北伐告成，東大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柳先生又回校，然不久即主持龍蟠里之蘆山圖書館，先後曾刊印珍貴之書籍甚多。阮大鍼之詠懷堂詩，即其一也，抗日戰作，柳先生曾將蘆山圖書館多種珍貴保存，而息影鄉間，渡其抱獨忍飢之生活，後顧墨三將軍迎往三戰區司令長官署小住繼又赴陪都依其女公子，勝利後始回京，仍主持蘆山圖書館，東大舊人，柳先生其為魯殿靈光矣。

南高東大文科舊人尚有顧實一人，別具風趣，此公籍無錫，聞與吳稚暉善，其如何來南高，為何人所推舉，知之未悉，熟觀其儀容言行，確為一海派文人，平面無鬚，眼經常睜視若有所思，足微跛，身穿紫紅綢袍，玄青綢馬褂，頭戴歐西式硬禮帽，喜乘包車來往於課室與一字房宿舍之間，人人為之注目，其所住之房兩門之四塊玻璃上，以諸士大書「天人皆歡喜，晝夜恆吉祥，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其為詩也，詠曾文正有句云「英雄不拜拜人奴」，其講說文也，曰「足乃象形」，於是脫襪翹其足於講桌之上以示範，其為文支蔓拖沓無窮，然終南高東大之時，此公亦與王柳二先生同據講席，誠可詫怪之事也。

五、學衡社與東大精神

五四運動乃北京大學一大事，學衡雜誌之刊行則東南大學一大事也。蔡子民先生以革命元勳主持北京大學，遂以革命精神領導北大，先後聘陳獨秀胡適諸人為教授，發刊新青年，打倒孔家店，加以五四運動竟奠定外交上之勝利，於是革命精神瀰漫全校，偏激詭異之言論，風起雲湧，不通盤行文字之老師宿儒如林琴南輩竟無以應敵，然非舉國風從草偃也。余曾單獨發表一文論文學改良於南高校刊，不久梅光迪吳宓諸先生連翩來校，與伯明先生皆感五四以後全國之學風，有越常軌，謀有以匡救之，乃編纂發行學衡雜誌，求以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態度以發揚國學介紹西學，刊行之後，大為學術界所稱道，於是北大學派乃遇旗鼓相當之勁敵矣。

劉梅吳諸先生在此刊物中屢有精到之文發表，介紹歐西自希臘以來之人文主義，用優美平正之文言文敷陳之，文義並茂，無怪其能感人，其時東大之高材生如張蔭麟郭斌餘等曾以文言文翻譯梭拉底之對話與藍樓之夢中兒女，至今仍為最佳之譯品焉。此刊物之發行在余個人亦為一種有意義之精神活動，余在學衡之第一二兩期即發表長二萬言評嘗試集一文，博引中外文學批評家之語以證明胡適之主張之不當，此文出後新青年新潮兩刊物中迄無人作一文以批評之，僅羅家倫曾作一諷刺口吻之短評而已。以後余曾作評論明清詩詞家之文多篇，同時主編詩詞選，頗引起外來嚶鳴以感亦快事也。

當三數朋友集議編刊學衡，殊無結社之意，不過志同道合之人共謀有一刊物發表其主張而已，此刊之能維持六年之久者，則吳雨生（宓）先生之功。創辦之初由吳雨生任總編輯，執筆者有劉伯明柳翼謀梅迪生徐則陵及余，高材生如繆鳳林景昌張蔭麟郭斌餘等亦常作文，外稿亦時有之，大體皆精湛。當學衡初出之時，周作人曾作「估學衡」一文，預言此刊物之無甚前途，不謂竟刊行六年七十二期之久，新青年新潮停刊已久而學衡尚能按期出版，不能不佩服吳雨生之毅力過人也。

實則學衡殊為不幸，刊行不久而梅迪生赴哈佛大學講學，劉伯明病故，余亦赴哈佛大學進修，終以東大發生易長風潮而舊人星散，余雖返東大而柳翼謀與吳雨生皆已脫離。自經此風波，各人之情緒已變，集稿已大不易，後來遂仗柳先生之中國文化史以充篇幅，及北伐告成，東大改組，則城郭是而人民非，學衡運動乃隨東大而消逝矣，若劉伯明不死，東大舊人不星散，則學衡或能多延若干年，其影響或能更大也。

梅吳兩先生性格甚不相同，梅先生名光迪，初號觀莊，後改號迪生，安徽宣城人，本與胡適之為好友，適之之藏書室雜記中屢載與梅觀莊論學之言，適之本亦長於舊文學，迨後來欲以白話文為文學革命之工具，二人之議論乃不合。迪生至哈佛為白璧德弟子，深悉歐西之人文主義與孔子之學說不謀而合，自信益堅，歸國後即以提倡人文主義為己任，適逢劉伯明先生亦具有同感，乃有創刊學衡雜誌之計劃，先後曾發表名文多篇

。惜梅先生不勤於著作，雖有崇高之理想，而難於發表，遂使其所蘊藏之內美，未能充分發揮，因而不能發生重大之影響，殊為憾事。胡適之嘗言觀莊之病在懶，懶人不足畏，不幸乃係事實。否則旗鼓相當，未知鹿死誰手矣。

梅先生來東大不數年，即往哈佛大學任中國文講席，在劍橋曾發表名文一篇，嘗有意為曾文正作傳記，亦病懶未就，其後則主講浙江大學，在抗戰期中，任參政員，曾把晤於重慶，勝利之前以貧病卒於遵義，惜哉。

吳先生於梅先生雖為同門，而性格殊異，梅先生溫文瀟灑，乃真名士，吳先生則有關中樸學家之風，原籍三原，肄業清華，從而留學美國，天分非甚高而用功極勤，勇於負責，督教學生甚嚴，勤學之士咸感之，喜為詩而非有雋才，故五古雖多可觀，然不中程之作亦不少，其刊印詩集也，殊少選擇，亦未能請名家為之刪定，遂使燕石瓊瑤，雜然並陳，殊為可惜。至以拜倫自況，而發生一段羅曼史，似尤非白璧德先生信徒所宜有之事也。

南高東大在創辦之初，即受郭校長之領導，養成一種平正質樸之精神。自劉伯明梅迪生吳雨生張欽海樓光來湯用彤諸先生連翩來校講學，學生對於歐西之文化，益有明確之認識，同時對於本國之文化，亦能為公正之評價，既不守舊，亦不驚新，於北方各大學之風氣，迥然自異，加以學生皆不參加政治運動，威能屹立於政潮之外，故校中學術空氣特濃，此種精神，自學衡刊布以後益加強化，流風遺韻尚存於今日焉。

六、科學社對於東大之影響

響

科學社為民國初年留美之中國學生在康耐爾大學所立，發起人有胡適任鴻鵠趙元任胡明復胡剛復秉志鄒秉文竺可楨楊銓周仁諸人，北大以蔡子民之關係，所聘之教授多為留學歐洲者。南高東大則以郭校長之關係所聘之教授多為留學美國者，無形中遂成為一重大之分野，至民五前後，科學社諸發起人先後回國，多為南高東大所羅致，未在南高東大講學者只有胡適趙元任胡明復三人，任鴻鵠先在北大，後亦來東大，繼劉伯明為副校長，胡明復則以創辦科學社之圖書館始終在上海，此諸優秀之科學家羣集於南高東大，於是南高東大之科學空氣乃日益濃厚，學科學而大成之學生亦指不勝屈，以視五四時代之北大但以文史著稱者迥不相侔矣。

一門學科在一學校之發達與否，每每繫於一二名教授之領導，南高東大得胡剛復為物理學教授，故以物理學成名之學生特多，有秉志為動物學教授，故以動物學成名之學生輩出，亦猶北大有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為地質學教授，北大之師生遂稱霸於地質界，北大以李石曾主持生物系，遂使北大之生物系較東大落後十餘年也。

七、鄒秉文與東大農科

今日中國農業科學有如此之成就，大部分應歸功於鄒秉文先生，殆非過譽，鄒先生原籍蘇州

，而明敏幹練，凌厲奮發，無蘇州人譚緩泄沓之習。鄒先生留美時在康耐爾大學治植物病理學，民國五年畢業得學士學位，即歸國任教於金陵大學，六年郭校長創辦農業專修科，聘鄒先生為主任，同時聘有原頌周先生，七年，余與張範村先生應聘為教授，同僚始共有四人，其時始招有學生兩班，共四十餘人。學生用之顯微鏡只有二十架，一切設備皆極簡陋，以視在美國人所領導之金陵大學農科則望塵莫及也。然鄒先生一面擴充農場與設備，一面添聘教授，自來即以改良中國之棉稻麥為職事，又復計劃農村調查，與病蟲害防治，憑其活動之能力，得與江蘇省政府合作，設立江蘇昆蟲局，聘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吳偉士教授主持其事，於是農業研究農業推廣，乃有聲有色而為社會所注目。農業專修科改為東大農科以後，事業日益發皇，名教授日多，學生之數亦激增，農科乃成為最時髦之一科，在校內亦引起不少之妬忌焉。

以東大與金大兩農科之合作提倡改良中國之棉稻麥，不數年即收著效，尤以引種美棉收效特宏。中國原種之棉絨毛甚短，只能紡十六支之粗紗，美棉絨毛長，能紡三十二支之細紗，但美棉易於雜交與退化，必須以科學方法，育成純種，而教導農人只種一種純種美棉，斯能避免雜交退化之病，此等工作東大金大兩農科皆盡力為之，於是江蘇之棉業乃大改觀，其後乃推廣至山東與陝西，農村大為富裕，中國之紡績業亦大受其利矣。東大改組，以鄒先生為擁護郭校長之人，遂不得不去職，然不久商品檢驗局成立，由鄒先生

主持其事，

鄒先生爲人明敏幹練而性剛，待人甚厚，辦事認真，無官僚政客之習氣，抗戰期間，陳光甫先生任貿易委员会主任委員，鄒先生任副主任委員，實則一切實際責任，皆由鄒先生負之，故有驚人之成績。然鄒先生雖在政府任要職，而不肯與要人相周旋，監察院于院長曾曲意納交而鄒先生對之殊淡然，因以招致于之反感。鄒先生與孔祥

熙有舊，在貿易委員會時，應付孔令侃煞費心思，蓋徇情枉法非鄒先生所能爲也。羅斯福總統私人秘書居里來重慶，見中國財政之紊亂情形，乃建言於蔣主席，認爲能整理中國財政者只有陳光甫一人，蔣主席頗爲所動，孔聞訊思欲倒陳，必先去鄒先生，又知于院長對鄒先生不滿，乃諷于劾鄒，于遂掃蕩細故劾之，而鄒先生得停職處分，陳光甫遂將本兼各職一并辭去，貿易委員會於

是解體，陳光甫亦不得長財政，中國之戰時財政亦無整理之希望矣。
鄒先生對於中國之農業建設有一周密之計劃，且曾出席世界糧食會議，又曾參預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以三十年之努力，熟悉中國農業情形及農業建設之需要者莫如鄒先生，然政府方以農林部爲應酬政客之恩物，則農業建設之前途，尙未容樂觀也。

成

語

追

踪

(五)

何 宇 白

大部——狐

「狐」動物名，以大而瘦，性狡而多疑。

姓氏中也有姓狐的，以狐字起頭的成語如下：

「狐丘之誡」，狐丘丈人誠楚相孫叔敖的故事，典出「列子，說符」。一位狐丘地方的長者，狐丘丈人對楚國的賢相孫叔敖說：「人

有三怨，你知道嗎？」孫問：「什麼叫三怨呢？」他道：「爵位高會使人嫉妬；官職大會使君主怨惡；俸祿一多，怨也增多。此之謂三怨。」叔敖答道：「可是我自然會應付的。如我爵高而志謙下；官越大而越小心；得的俸祿多而施益給人的也多，豈不都化解開麼？」因之後世人以爲做官的警語。

「狐死兔泣」，喻花傷其類，今多言「兔

死狐悲」。語出「宋史，李全傳」。李說：「假使我們李家亡了，你們夏家還會存在嗎？難道不是狐死兔泣嗎？」

「狐死首丘」，喻不忘其本，猶如狐之將死，其頭必向狐窟穴所在的山丘。「禮記·檀弓」——「古之人有議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狐朋狗友」，「狐朋狗黨」，前者謂不正當的朋友，後者喻姦邪集團。

「狐假虎威」，喻假借他人的勢力來恐嚇人，典出「國策·楚策」。楚宣王的臣子江乙告訴他說：「北方人之怕昭奚恤，是由於假借國王你授權給他管治而統率大兵。正好比一隻虎想要吃狐時，狐就騙牠說：『你敢吃我嗎？天帝曾命我爲百獸之長呢

！要是吃了我，你便違背天命。』爲了使虎相信，牠叫虎跟在後面走。一路上，威風凜凜，百獸看見了，莫不紛紛避免。其實這隻虎何曾知道衆獸怕的是牠，却以爲他們在怕狐。這就叫狐假虎威。昭奚恤和國王你的情形，難道不與狐和虎一般樣麼？」

「狐狸狐媚」，喻反覆無常，疑慮太過，以致不能有所成就。

語出「國語·吳語」——「狐性多疑，埋好了一種物件又將它抓開。」

「狐疑不決」，猶豫不決，正如狐性多疑，每渡冰河，要一面聽一面走，語出「漢書·文帝紀」。

「狐狸尾巴現出來」。俗諺，露出破綻，無從隱藏。